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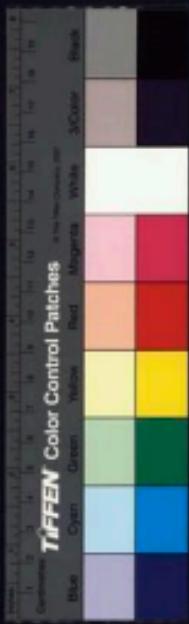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之為鳥學也自王濤始初時僅見達誠以附
為錄古故皆不名得李昇祚妻所不知游之
前布馬郵商虞諸家皆時仰遠甚通食間
而學諸禽夫鳥有王氏後者以為非深于學
封進士授漢學生第之不適不講省心藏手串
夏月啟書望此寒石一二幅^入密看竹中徑漱白
菊因及過賓館夏子也美致或謂其泛口心
至例草將就知也第不全或曰何也第乃取王
微之詩心事同慨之故夏子正聞過賓役此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不時中明人之字惟之正門人則曰正子
王漢為率後者心乃不能明體於是乎全固曰卯
五德陰而象作賡庚寅
陽生而象作始壬子每夕納涼並極難存
特生也此稱象半偏半是半全固曰卯
解卦之序卦內序
易經傳說者千條主於易者
皆有其說者多矣
此注一明之原其本
學者一守為體觸而知

周易補疏

江都集續撰

天造草昧注此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
昧故曰草昧也

脩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
造字下兩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靈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為義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脩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故也
之宋求我志應故也彖傳文也依此傳文有宋字蓋



孔子增宋字以贊經猶彖稱笑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贊彖也王注彖彖云童蒙之求我欲決惑感也亦舉彖傳之蒙字以明彖義釋文於時中二字下云童蒙求我一本作求我然則一作來求我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往教者不化高誦注云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引宋字以明教之不可往自引傳文非彖文有宋字也山川附古本經文有宋字此是唐據傳入俗以耳上注及傳文未注者皆在學問

有孚惠心勿往謂皇塞也能陽然後可以獲中吉

猶按釋文於協字下云王注或在協字上或在下首通在中吉下者非然則注中獲中吉之中吉非解經文中吉二字因考彖傳注云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此得吉二字解傳文得中二字即前注所云獲中吉獲中即是得中王注每於經下入傳義於傳下申經義此於經下云獲中吉明傳文得中之義也傳注又云猶後不可終中乃吉也此中乃吉三字明經文中吉之義也云獲中吉者謂如是則得中而吉也中乃吉者謂中道而止乃吉也注又云无妄應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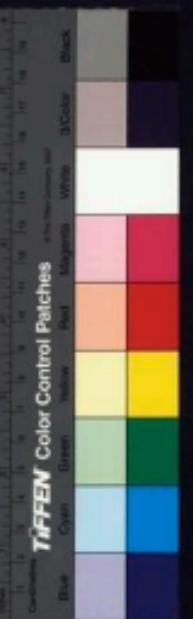
吉少有善聽之主焉其任二辛以剛而來正大聲小
斷不失中應斯任也能暢則我不失中又必斷者不
失中是為剛來而得中得中之中為中正之中中吉
之中為中止之中吉雖有孚宣暢而得中正亦必中
止乃吉終凶則凶也宣謂宣塞也五字宜在陽字上
能暢然後可以獲中吉宜在陽字下終中吉二字屬
下終凶以獲中吉屬任中吉下似是解中吉故釋文
云云也王注既明云有孚惠心則讀有孚宣暢為
句而釋文云有孚惠一由陽中吉一向與上所云牙
道此當令中吉二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宣
道此當令中吉二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宣

一句陽中吉一由蓋王讀中如字則有孚宣暢一向
中吉終凶一句馬讀中丁仲反則有孚宣一向陽中
吉一句中請去聲則無章得同陽中吉即謂因陽得
吉與王注義別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注毒猶役也

續按莊子大宗師蕭許聞之需役釋文引王云役亭
毒也毒訓為病役亦通疫疫之病故毒亦為役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茹相牽引之貌也

續按說文擎牽引也公羊僖公元年傳禳苦等釋文
一本作茹以茹為擎之假借故為牽引漢書劉向傳
三



平中行注尚
御紀之字行謂五
箇按漢書張良
傳故名曰張良
公主如政時吉占而
解脫也多恭卦九
二變日得尚子序
上解亦以解脫謂
吉凶空者其解卦九
皆此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往上則引其類往下則推
其類注引鄭氏曰茹章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
下引其類而仕之王注義與相近釋文茹章引也鄭
注同

䷗ 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
固既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
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箇按翩翩又作篇篇小雅翩翩字又作偏也漢
書叙傳魏其翩翩好節慕齊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
張草鷺賦賦序云翩翩甚有以自樂也王氏本傳中

心願之義以翩翩為自喜自樂故用歌舞字以明之
惟其樂於下退故見命即退惟其皆樂於下退故六
四退而互上兩爻亦從之而退正義說之未詳

履虎尾退避終吉注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退避也
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箇按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文高誘注云退一作逆
字讀如號號退避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
慎如履虎尾終吉也王氏注義與高氏合
匪其卦注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專心承五當
匪其旁則无咎矣考謂三也



備按釋文其眇步卽反子夏作旁鄭云眇旁廣雅眇
眇旁皆訓為眡詩四牡眇眇說文引作眇眇旁之
訓為眡為廣旁眺四塞故義為眇眇為鼓聲其亦為
盛者為旁之音通相假借也王氏訓眇為盛故云三
雖至盛又以眇為旁之假借遂用子夏傳直以旁代
眇而云常匿其旁下三陽相聚而九三處其上故為
至盛匪其旁猶云匪其盛謂專心承五而常以三之
盛為非也正義云眇旁也九三在九四之旁失王氏
義矣

時豫博注後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博非

生焉進而不從豫之君無往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雖恆宜其然矣
備按列子黃帝篇莊子寫高篇皆載老子教楊子云
而睢盱而盱盱而誰與唐張涉注列子云說文云盱
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貌而誦淮南子云睢盱盱
視聽貌郭象注莊子云睢盱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
難而疏遠釋文引廣雅云睢盱元氣也而冷也言
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象
依廣雅為質朴之形魯空賦所謂鴻荒朴略狀
睢盱也依郭象為仰目張目之狀西京賦所謂武夫
赫怒睢盱拔扈也揚雄刺秦矣新云權與天地未祐



睢睢盱盱元氣之說所本也考淮南倣真訓云神農
黃帝剖判大宗數領天地數九數重九數提挈陰陽
嬪撲剛柔枚解葉貫萬物百極答有經紀條貫於此
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戴禮祝惟淮南之義
睢睢盱盱在陰陽剖判之機因各有經紀條貫達亦
各竦身而戴禮祝非後淳淳蒼蒼昧昧之時故
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睢睢盱盱
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
舍者避席煩者避竈即見其睢盱而莫與居也下所云
云其反也舍首興之革席矣反延反乎睢睢盱盱而

若辱若不足而不獨與居且相狎矣盧重元注列子
心身節制
云夫真處之者無矜矜之聲無可責之容是也睢盱
者自表異於人為矜夸之聲有可責之容也荀卿非
十二子以盱盱然為學者之意客冤客者自矜之形
狀也然則睢盱之義在揚乎雲之前無有元氣朴略
之說王氏之學習於老莊其睢盱二字正本莊子其
意以九四為動豫之主以六三為承動豫之主所云
睢盱而豫指九四謂九四以一陽自貴於蒙陰之中
其睢盱之狀不可與居今承之而從之卒受其辱而
生悔然既既承其下便遲而不從則大為九四所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故云進而不從豫之所疾何也其人既自矜自貴寧容近承其下_道不相從也從之生悔不從亦有悔故云進退難悔豫之主在九四故稱九四為豫云睢盱而豫九四以豫自於也云酇豫之所疾為九四所疾也云往非所據而以從豫謂在六三而承九四也與睢睢盱盱之人近從之不可不從不可與莊列之言爻相表裏莊列言睢盱之人莫敢與居王氏言承睢盱之人進退皆悔也釋文戴王肅訓大鄭氏訓誇皆與王注食惟向秀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說此與拔扈矜夸之說異亦與元氣朴略之說異王注云若其睢

盱而豫若其二字明指九四九四為豫主何優何媚謂六三優媚則進而不優媚何以又悔且喜懷優媚之人何至人避之而莫與居此慢媚之人舍首正可與之尊席何轉避席避籠乎向秀之說既失王氏注易之旨亦乖莊列誰與之言正義獨用其說以疏王注而王注晦矣

周易晉注夫不信重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周合矣也盍合也皆疾也

循按釋文晉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巴鄭云速也詳

卷同速疾義亦同

白馬輪如注鮮潔其馬輪如以待

猶按鮮潔二字解白字則白馬者謂自其馬也輪如
下用以待二字則輪字不鮮為白色禮弓正系引鄭
氏云輪猶軛也見六四遁初未定欲軛而有之鄭以
白馬指无三謂九三軛六四而有之不使患初即王
氏所云有應在初而闔於三也惟王氏之意以白馬
屬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應初九而闔於九三
內懷姦邪馬雖厲而尚待蓋亦讀輪為鮮廣雅安
也雜自其馬而尚安然不行故云輪誠以待也正義
云其色輪如律何待之輪如指色則以待二字經何

有孚

剝牀以辨牀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
猶按釋文辨足上也馬鄭同入薛虞陸下也李商韻
集解引鄭康成云足上稱辨謂近牀之下牀則相近
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介也虞謂辨在指間說文
采象獸指爪分辨也讀若辨者工記輻之入牙處為
輻蓋弓之末亦為彖鄭注謂委當作爪牀足入枘鑿
之處與輻蓋弓之爪同自身體言之爪在足下自牀
言之爪在足上則辨為指間為足上於牀皆通王氏
注剝牀以足云猶云剝牀之足也則剝牀以辨亦猶





云剝牀之辨惟牀之辨在足上故云足之上也乃鄭民用薛襄縣下之訓則不以辨為爪然人足有屈伸牀足無屈伸牀足自地以至上皆為足在足上與牀近非不而何鄭氏解以足以辨不中如王氏為牀之足牀之辨則足上無爪故依屈伸為說王氏以足為牀足辨為牀之辨則牀足之上不妨有爪矣同是一足上之訓而義或不同王氏為勝正義謂辨為牀足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分辨之處則走辨為虛名王注明云剝其辨無分辨之說也

不遠復无孤悔注復之不遠遂至達山不遠而復幾悔

而反以此脩身患難遠矣

猶按王氏以上六為遠遠則不遠故云後之不遠遠至凶吉上六遠則迷而凶明初九不遠則不遠而吉也不遠而復解不遠復幾悔注極悔以幾字代祇字也釋文祇音爻辭也馬同又屯卦君子幾徐首祈辭也幾祇皆語解故以幾明祇下云而反以此脩身患難遠矣此二字解无字幾悔則有患難而能不遠即復故无幾悔而远於患難反即復也韓伯注繫辭傳云祇大也與王氏異義

不耕種不蓄禽餉不耕而種不蓄而畜



續按呂氏春秋貴國篇王適令武王不耕而種義不
與王氏同而於稷上加入而字則同
有屬利已注四乃畜己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屬已則利
也 象曰有屬利已不犯火也注處便之始未果其健
者故能利已

續按釋文利已矣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矣止反
則為已止之已正義以休已解之是也下謂象曰有
厲利已之已也注已則謂已則利也之已也所以明
四乃畜己之已非已止之已也又云能已同者謂象
下注故能利已之已也釋文云能已則無利字玩上

云廢健之始未果其健健而果於健則半進而不已
惟其未果於健故能已而不進若有利字則與上不
貫矣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注下交不可以漬故虎視眈眈威
而不猛不懾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
敦實也

續按釋文引馬云眈眈虎下視貌逐逐也王氏之
義即本於此下文下視謂四視初故不猛不惡然其
視也為虎則雖下交而有威嚴不為漬矣遠與邀同
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遊注云詳慈貌也



邈猶懼也正義云言自欲持追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謹慤貌也祭義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趨謂如促數之言速也禮器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誅而至不然則已慤注云慤慤慤大慤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薛氏以速解逐逐是逐逐即速速而速速即同於趨趨慤慤慤少威儀故為數實小雅義方有數祭邑釋詁作逐逐毛傳云陋也蓋自其無威儀言之可謂之慤亦可謂之陋耳

枯楊生稊注稊者楊之秀也

宿按釋文鄭作英詩子如秉英毛傳以為芽之新生鄭氏有女如荼蒙云荼茅蕡蓋英為芽初生之名不革而實為秀茅初生潔白而荼是為英久而為茶即此所考之英楊柳初生亦不革而實久而飛荼與茅同王氏以易用茅秀之英屬之於楊故即以茅秀推之於楊以為楊之秀也

來之坎次險且枕注坎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也枕者枕而不安之謂也坎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

宿按王氏以凶字解之字以居三為來謂來坎之亦



坎故下云來之宵坎謂來與之宵坎也釋文枕陸云
闔辟僉害之貌九家作玷玷當作阽阽危也阽阽形
近與枕音近王氏以枕為阽之假借故云枕枝而不
安之謂也張衡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云阽
也至善引漢書賈誼曰安天下阽危若是而上不驚
者臣竊目要驕危曰阽孝文本紀詔云或阽於死已
服虔曰阽首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巠櫛之櫛如淳
曰阽近邊破瘞之意嚴助傳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師
古曰枕駕也正用阽字之訓枝與支通構持支柱亦
驕險之意也考本無枝字然正義有之

肥遯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趨然絕志心无疑顚憂
患不能累矰繖不能反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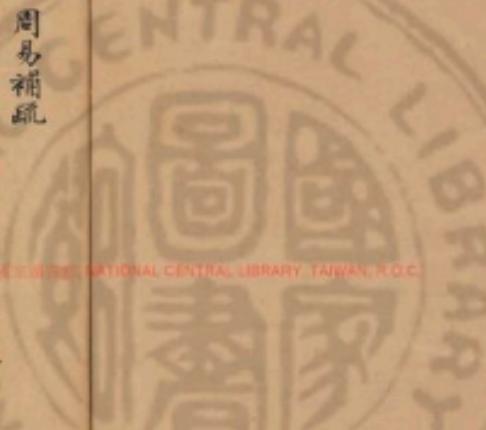
籀按張衡思元賦欲棄遯以保名實植七啟飛遯離
俗文遯注引淮南九師曰遯而能肥吉歌大鳥後漢
書注引作遯而能飛始寃山漢書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肥與古董字相似即今之
疾字肥遯王氏云肥繖不能及則是以肥遯為飛遯
也侯景闡王氏之說云最處外極无應於内心无疑
變起於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
遯无不利則賴漢巢許富此文失用高舉二字亦乘
義也子夏傳以肥為饒裕惟王氏撫此義



羝羊觸藩其角注貞屬以壯雜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猶按馬氏訓羸為大索王肅作繫而屢作繩則才作累侯果解作角被拘羸故正義以羸為拘繩繩也蓋王氏以君子用固為固繩九四注云上陰不困已路故藩決不羸似是入於固繩之中為拘繩繩既然王氏注姤初六羸承謂繩強而北弱承之繩猶羊之抵六五喪羊于易注云羊壯也羊本強壯又是羝羊其強壯更甚用以觸藩則亦孚羸故云繩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此正與繩強北弱互明羸為弱與之羸為復例之於此固不以為拘繩也

壯對謂強壯如羝羊藩不決觸之亦無所用其力而角為之羸則羸由於觸不固雖固也若云拘繩繩統於義為不肯云井承羸其羸虞翻以為拘繩姤初六羸承宋衷亦以為大索而王氏解姤之羸為弱解井之羸為復例之於此固不以為拘繩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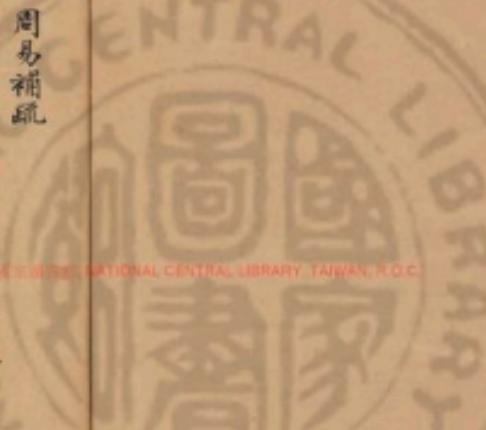
周易補疏

進不殊類退不違尊

江都焦循撰

用拯馬壯吉注不見疑憚冒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
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術揆正義於艮六二不捲其隨睽極為舉於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解拯為拔於此則以為拯濟王氏注初
九云懷懼而不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又云殊類過
甚以斯通人人半疑之此注云進不殊類不見疑憚
明與初九相反則拯與垂相反垂向下拯則舉而向
上故以不垂其翼解拯字說文引作升上舉也拯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易補疏

進不殊類退不違尊

江都焦循撰

用拯馬壯吉注不見疑憚冒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
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術揆正義於艮六二不捲其隨睽極為舉於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解拯為拔於此則以為拯濟王氏注初
九云懷懼而不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又云殊類過
甚以斯通人人半疑之此注云進不殊類不見疑憚
明與初九相反則拯與垂相反垂向下拯則舉而向
上故以不垂其翼解拯字說文引作升上舉也拯人

於漪亦可為濟然極馬則猶云升馬策馬而進之不可言濟也

箕子之明夷注最近於晦與難而比險莫如之甚而在斯中猶闇不能復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續按釋文云箇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箕濱鄒港云訓箕為亥詁于高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詁以譏荀爽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黃註也古字箕叶其子通濱釋名曰濱通註王氏讀箕子為箕註故云濱莫如箕而在斯中以箕字解子字

以斯字解其字若曰其茲之明夷而猶闇不能復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用一猶字為其茲二字作轉謂明之傷夷如茲而猶利貞也推王注之義絕不以為近殷封之箕子馬融以箕子為斜諸父王氏所不用也釋文每於經下首舉王氏義後據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引箇才箕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便王氏哉

遇主于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卷也

續按毛詩鄭風傳云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為卷故云出門



往來連法勿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訓荀子非十二子云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倞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來連之連傲慢不前即是遲久之意莊子大宗師連乎其似好閒也釋文引崔譏云塞連也荀爽好聞言好為閒藏亦不前之義揚雄解嘲孟軻連塞猶為禽棄歸李善音玉聲引蘇林曰連塞言語不便利也顏師古引張晏曰連塞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不便利即是遲久遲久即是不進也以不進為難

故遲久即難也

夙吉注元難而可以往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而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危也

循按夙夜之夙其義為早凡事早行則速故王氏以夙為速也

居德則忘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忘蓋以則為法故云法明居德則忘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是則字義斷嚴是忘字義下用明字代法明用禁字代斷嚴



壯子頃注頃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頃頃史面也說文頃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權

女壯勿用取女注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循按李開祚集解引鄭康成曰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曰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王氏本此

羸承孚蹢躅注羸承謂地承也羣承之中微強而牝弱故謂之羸承也孚猶務蹠也大陰實而躁恣者羸承

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柔幸其為淫魄若羸承之孚務蹢躅也

循按王氏以孚為務蹠蓋讀孚為浮浮經也謂輕蹠也孚浮古字通釋名浮字也是已務為萬之通借務驚爾雅皆訓強亂馳為驚驚蹠言其奔馳而輕蹠也下直云孚務蹠浮驚也以蹢躅為浮驚則以蹇蹇為進退不寧之象務蹠二字今俗尚有之

包有魚注初自樂水應己之周

循按古包瓦庖脫皆通王氏讀包為庖故以厨解之虞翻云其為自齐在中稱包詩目自茅包之或以包



為危厨也。虞輿輔嗣同時，其本作色。謂或以色為危。厨富即指王氏釋文云：本亦作危。正義於九二九四，嘗作危。愍釋文又謂前作肥。列子楊朱篇危厨之下，不絕烟火。釋文作脫。莊子庚桑楚篇湯以脫人籠。伊尹漢書東方朔傳館閣公主脫人臣偃脫嗜危厨之脫庖。荀注殘缺義或同王氏解。

杞二萬物生於肥地者也
以杞包瓜注：色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
籀按：以繫而不食推之，則王氏讀色為範正義引經文作以杞範瓜。然釋文但云色瓜于夏作芑，不云本亦作範。則王氏本固作芑，不作範。蓋讀色有魚色元。

魚之色為危。讀以杞包瓜之色為範。古人說經以假借為訓，誤不得據。注以改經說文範孤也。从色从夸，色取其色，穀物也。秋官臺湊氏注杜子春讀杞為芑。有苦菜之芑。今毛詩作範。是範本有色義，亦通作芑。正義引于夏傳曰：作杞範瓜。與釋文大引于夏作芑不同。王氏之意以九五得位為杞之得肥地，以五不應二，為範瓜之繫而不食。繫於五不食，謂不應二詳。虞注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弱，宜屈就似範瓜與王氏義異。司馬貞謂于夏傳辟蕪，記者趣非遠無盡後學誠有然矣。至生於肥地杞柳亦然。張璠以為荀杞木。

揚子蓋集卷之二

以陰居陽居風者

可據以定王氏也

來徐徐注徐徐者欵懃之辭也

猶按肉陵居云疾
逐客多至道上而嘯
老子有制狀其疾
不一長安當便行
身羸不經今第易
乃百病作之八年

舊井注則是久井不見深治者也

猶按毛詩大雅告爾舊止爰云舊久也

井谷射射溉版漏注
稻谷函水從上注下水常射馬井

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
害下無善井

井谷射射溉版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
曰廢版漏也

猶按釋文壅厔逕反李於鉢及鄭作廢云停水器也
說文作壅波瓶也謂鄭作壅則王氏不作壅厔學士
体慮將運利本改為壅厔與壅同詩無辨大車壅厔
字或云壅猶敝也荀子致士篇邊是壅敝之人居
子不近王氏謂壅敝為壅敝即是壅敝井上壅敝故
水不上出漏故反下注也李軌音於鉢反正是壅字
白虎道言碑莊雍之言壅也則壅蔽與廢雖同聲經
文本是壅字故首音壅逕反次列李軌音李則據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Control Patch Set



字為音明王氏雅故之讀也下舉鄭許為傳水器為汲瓶以其異乎雅歌之讀也正義云有似瞽板漏水則鄭許之義非王氏義崔愬後王氏義云唯得于鮒無與于人也井之為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此則是者合水盆下注唯及于魚故曰井谷射鮒也癉疏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依文而衍亦未能詳雅歌之義至王氏以鮒謂初初為陰微小下伏蒙鮒之為小魚鄭康成云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王肅云鮒小魚也虞翻云鮒小鮮也王氏與此同耳正義引子夏傳井中蠍蜘蛛呼烏鮒魚此說甚

怪引以明王氏鮒謂初之義初為蠍蜘蛛之閒也

震速泥注若其震也遲困難矣

循按需九三需于泥王氏謂以剛遇難其意以坎為難初速於坎則云最速於難二近則云轉近於難三與坎比則云逼難坎者阳也以柔傳言不陷不困窮是坎為因此云困難即指四之互坎九四在坎中非但近難逼難直為速困難而已井泥不食王氏以沈滌泮穢解之以其往初為井底別是一義正義以困難為滌澑用井泥沈滯之說也

震索索視豐豐注故惟而索索視而豐豐无所安觀也



猶按以索索為光所安豐實為元所觀說文豐往欲
遠去也从火持之豐覆也讀若詩云橫彼淮夷之橫
毛詩作橫彼淮夷碑詩作橫說文之橫富是橫說文
橫大橫不可附也彊橫不可附與豐覆被遠去皆
無所觀之意正承以豐覆為視不專之容視不專乃
視之遠也說文豐一曰視遠貌別於前訓非王氏無
所觀之義也

征凶位不當也注妖邪之道也

猶按妖邪謂妖惡邪僻如妲己襄妖

雖句无咎注句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猶按釋文荀作均周禮地官均人注甫均也易坤為
均今書亦有作均者

豐其蔀注蔀覆蔽郭光明之物也

猶按釋文馬云蔀小也鄭詳作春云小席馬鄭訓小
蓋讀蔀為蔽市甘棠之蔽毛傳云蔽布小貌說文亦
訓蔽為小草蔽之為蔀猶吳之高蹠王氏亦讀蔀為
蔽而不用小義王氏注老子云蔽覆蓋也廣雅蘋蔽
障也蔓與牋通以蘋蔽鄣三字解蔀字是以蔀為蔽
之僻也鄭作蔽亦蔽之僻借而蔀之音蔽并音之蓋
豐其蔀日中見沫注沫惟慢所以壅遮光也沫微牋之

之明也

簡按釋文沛本或作寐謂情懷也沫字林作昧亡太
反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
者馬同王氏讀昧為昧與馬鄭同而以微昧之明解
之蓋用小星之義耳

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閑其尤人注屋藏陵之物以陰
處極而最在外不復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
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席家寢闈之甚也雖闔其戶閑其
尤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
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德不為賢更尚

反道凶其宜也

滴按注義甚明蔡邑釋誣云利端始明害漸亦牙迷
速方毅天火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章保後漢書
注引王氏屋厚家寢闈之甚也二自然釋誣之義正
風雨之說人有善惡之說王氏相反陸賈新語思務篇云為善者寡為惡者
衆蘇軾玉名正新字謂國舜世謂明紅萬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閑其尤人非其无
庸指小畜口指大畜人也無賢人也以官之人寢諛新家故如无入魏天
以著荀爽闔不可執也

德為實賢於寢諛新家天河北學者不習王氏易故





相承漢人之說如此章懷以王氏說謬蔡邑非也。

斯其所注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賤之後所取致失志
浦按王氏讀斯為廝廝賤也故云斯賤之後左傳襄

公二年人臣固先杜預注去斯後釋文云如字字又

作廝音同何休注公平云爻草為防者曰廝汲水餵

者曰汲蘇林註漢書云廝取薪者韋昭云析薪曰廝
斯之訓為析緣析薪名斯故廝町與斯通馬融以頃

頃為疲敝之貌王氏言寄旅不得所安不得所安正
用疲敝之義廝彼析薪汲水疲敝不得安若曰在羈
旅所以頃頃疲敝不安者因其為廝歸賤後所取以

窮其

致此矣也災町指頃頃下申之云志窮且困亡為寄
旅又為廝喪賤後故頃頃役取困窮不得安耳正長
云頃頃者細小卑賤之貌也相六當旅之時最處下
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為斯卑賤之後然則為斯卑
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取此災鄭康成以頃頃為
小小王肅云細小貌與王氏義異於注斯賤二字中
加一卑字則不知王氏讀斯為廝而以為斯此常解
故又云為斯卑賤勞役若然則注云而為斯賤之後
斯賤二字不連或何自法正義於王氏之指全失之
也

虞志有它不蔽注虞猶卑也

籀說裏古通吾王氏讀虞為吾虞正卿安時郎底以吾字對下它字也尊之於吾則益不卑於吾而有它則不燕自往於己故云号猶卑也

其輪滿其先天答注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垂難者也

猶按造易與垂難對雖未至於平易而志則欲去此陰難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猶按周易卷之四十一卦辭韓氏謂此易以貢即下所云繫

辭馬所以告也又八卦以象告韓氏云以象告人與此言以吉凶告人義同光典數奏以言史記作禍告以言賁之訓為獻獻之訓為奏是故闔戶謂之冲注坤道包物

猶按說文包家入裏注韓氏用此義

易有太極是生儀注夫有必始於元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晉極况更太極者也

猶按老子德經云天下生於有有生於无此韓氏所謂有必始於无也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道





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此解氏皆謂不可得而名也解氏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道為无之解此以太極為无是以太極為道院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太極老子謂之道當時以老子解易有如是也淮南說山云有形幽於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乾鑿度云大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又云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此即本老子無名天地之始之義是此兩儀為天地鑄氏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卦以象之謂八卦所以象天地四時故稱天地為兩儀四時為四象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為統家无為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一陰爻畫偶以明臣體此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解也以一為君君之德也二居君臣非其道也

補按正義云兼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考後漢書仲長統傳戴昌言獨孤萬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漢時易有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者故韓氏注云云也禮記王制疏引鄭康

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注：神妙
萬物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

里者百中國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
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
民共事一君二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有五十里
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南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
十五始滿十里方五十乃當充舜一民之地故云一
君二民。宋此鄭注本自作一君二民韓氏所注本與
仲長統晉見同與鄭序見異正兼用鄭自與韓注參
差也。

而書孔傳三令之舊無據古者皆以其傳猶信
可傷心不可輕也。有空於傳以空之而亦之微寒
可言乃指空之空曰非汝空也。空不受長瑞空
之子曰非汝子也空不受長瑞傳雖傷而莫所
以為傳安知自古喪謂正喪國不傷孔傳者又鳥
得不半明其長瑞。王而汝先禱作古者後後於
獮馬鄭滅。注：大獮馬鄭滅。空既已空不以推馬
齋注不存空已又取孔傳矣。謂馬鄭目有馬鄭
之喪既自有孔之長瑞空其尚不適而申明其



曰在稽古禹造官，長子明堂位以周公而天子之。唐王尋之，禱靈
者憤精為之戰怖焉。氏不勝辭且周以為而委注令以周不稱王。自時厥
後始相坐閭天闕。隨唐嘗焉。及隋隨學不復善行。相事而取信
中祖光符二年。王佐定。爰注周。特草述以周不自稱王而稱威王。今一讀史。一
月空列三乃知也。隋勝鄭氏。甚也。乎周屬聖號也。載洞庭于
事。其餘蓋過十七劫滅。苟也而實書志。矣。計寔非實。先王行衣
印相也。帝坐二室。猶世胄井序級。至正第。從而去孔傳。之志也。子
孫之遠上焉。是。猶古史臣之言。者。其手稿也。
於此雖無遺文。故不復存。考之。其事。亦可謂古之稿也。

商周之事。則不可

尚書補疏

江都集補撰

叔氏集解卷之四

蔡氏於當時裁
唐玄王下家民
皆愛比隆上皇以
服臣大少

釐降二女于媯汭。俾舜禹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為理。又以理為義理。町史記謂內行彌
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人於是善化。舜。即得善化。房姓。釋之。謂之也。之。
納丁大麓照風雷雨弗迷。溥上麓錄也。納舜使大歸禹
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歷休明舜

之德合於天。

續按史記謂尤使舜入山林川澤。春風雷雨舜行不

當。當舜入山林。